

西方思想家譯叢 12

但丁

作者：George Holmes

譯者：彭淮棟



西方思想家譯叢⑫

但丁

Dante

George Holmes著 彭淮棟譯

但 丁 西方思想家譯叢⑫

73.2.0648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初版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著 者 George Holmes
譯 者 彭 淮 棟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7號
電話：7681234 — 2317
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 11012-12 •

但 丁

賀姆斯(Holmes, George)撰 彭淮棟譯 民國73年
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1〕126面 21公分

(西方思想家譯叢⑫)

原書名：Dante

附：推薦書目、人名註釋及索引

I. 賀姆斯撰 II. 彭淮棟譯 III. 西方思想家譯叢

784.58

375

8455

NT\$ 100.00

封面設計：文庭澍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方思想家譯叢

荷馬
柏拉圖
耶穌
馬基維利
蒙田
伽利略
休謨
柏克
柯立芝
托爾斯泰
亞里斯多德
但丁
巴斯卡
黑格爾
克勞塞維茲
康德
培根

目錄

引言	1
第一章 杜撰琵琶特麗切	5
「騎士戀愛」的哲學	7
琵琶特麗切	12
哲學女郎	18
第二章 政治、放逐與哲學靈感	23
城市政治	23
放逐	27
新柏拉圖主義式層系結構	31
第三章 地獄	45
「神曲」總論	45
「地獄」篇	53
第四章 煉獄	69
亨利七世、福音宗教以及「君主政體」	69
「煉獄」篇與琵琶特麗切之重現	79
第五章 天國	89
結論	107
推薦書目	109
人名註釋及索引	117

引言

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 敘說他的地獄、煉獄與天國之旅，是世界的偉大詩作之一。人們讀此詩，是把它當作一項詩之想像(poetic imagination)的成就來看；然而但丁不僅是詩人而已，他也是哲學思想家、活躍的政治家，兼為具有宗教靈見之人。要了解他想在他詩中傳達的意義以及驅使他寫作的力量，就必須了解詩背後的觀念。有一等人企圖為當代的主要智識與社會困境提出一個通盤的解決，但丁便屬於這一等人。很多作家都做過此種嘗試，而但丁以詩來體現他的答案，其成功也許無人可以凌駕。

為什麼要檢視但丁的問題以及他對這些問題的解答，理由很明顯是要增加我們對他這首詩的了解。不過，另外還有個理由。但丁所面對而籠罩於他詩中的問題乃是人類的核心問題。這些包括人類理智與聖經教諭之間的關係、性愛與精神戀愛之間的關係、教會權威與國家權威之間的關係、上帝對星辰運動的影響以及對人類行動的影響等問題。由於制度的改變，或者，由於科學的發展，這些問題讓但丁碰到的時候，大致上已經過時了。但是，它們所牽涉的困境永遠能使人感到興趣。在我們所見於但丁的特殊陳述方式裏，它們也提供了歐洲文明在中世紀顯峯時期的重大問題的一個橫剖面。但丁的「曲」(形容詞「神」在他身後才添加上去)

被當作歐洲思想一個決定性階段的至高文學表達，是有道理的。

但丁的觀念回應著他重要的經驗而演進。這些經驗包括他私人生活中的事件——主要是他許多詩作靈感來源的女人琵雅特麗切（Beatrice）之死，以及他風波詭盪的政治生活中的事件——例如被放逐而離開佛羅倫斯。他的思想不斷演進，由於如此，要探討他的思想，本質上必須採取傳記手法。採取傳記手法的另一個理由是，但丁是自傳性很強的作家，在〔新生〕（*Vita Nuova*）與〔神曲〕這兩部他最負盛名的作品裏，他本人就是主角。

深深他的生平以前，我們必須想像他這一生演出所在的智識場景（intellectual scene）的輪廓。一三〇〇年，但丁三十五歲，〔神曲〕的劇情便是擺在這一年。到本年為止，他的整個生命大致都在佛羅倫斯度過，當時的佛羅倫斯是一個駁駁日上的工商業城市，一個沒有多少高度文化的富裕社區。佛羅倫斯對但丁心靈的貢獻有一部分就是這股城市氣氛，城市生活助長並促成個人的人格與命定感，這些都在〔神曲〕中有力的表現出來。佛羅倫斯與鄰近城市有一派地位穩固的詩人，但丁很快就在他們之中脫穎而出。另一項重要的鄉土影響是義大利中部盛行的強烈宗教運動，此地宗教運動之洶湧，是歐洲北部無法比擬的。

然而但丁面臨的智識世界大部分不是佛羅倫斯的，而是歐洲的，而歐洲智識世界的首都在巴黎。形成此一智識世界者主要是歐洲大學裏的哲學與神學發展。在十三世紀的世界裏，威勢最猛的主題是神學——由基督教評註家協助而作的聖經研究。在那個領域裏，聖經是上帝的指令與終極的權威。然而，在人文學科、在邏輯研究以及所謂「哲學」與「科學」的領域裏，終極的權威卻似乎是並不相信靈魂不朽

或神造世界的希臘異教徒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但丁時代歐洲知識分子的主要課題就是探究這兩個互相衝突的權威的涵義，並把它們調和起來。最著名的調和嘗試可見於聖·多瑪斯·阿奎納斯 (St. Thomas Aquinas) 的作品；阿奎納斯死於一二七四年，時但丁九歲。

書本裏的衝突可以說反映了權力上的衝突。在十三世紀，教會影響力正達於顛峯，是地球上的權威，教皇則是一股人人要顧慮的政治勢力。那時候，有思想的人都認為塵世生活的終極權威是教皇，而不是國君。在實踐上，則磨擦不斷，而這種二元論在社會上造成嚴重的困境。在履行基督教的義務以及為不朽的來世作準備之外，塵世生活還有什麼目的沒有？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哲學。十三世紀的教會與國家都具有強烈的君主體制性格，所以，人們也有一股強烈的本能，把一切心靈與物質的力量想像成受到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的支配。不過，那個社會又有縱的區分，因此而陷於精神與物質的衝突、宗教箴規解釋與理智箴規解釋的衝突之中。我們將會看出，但丁以間接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他自居為一個城邦的臣民，而不是一個君主國的臣民；一個博學的外行人，而不是一位職業哲學家；而且，他是透過由寫詩而引起的問題去處理那些問題。最後，他發覺自己面對許多核心的、當代的智識問題。他像藝術家一般，以與職業思想家的洞識有所不同的想像力表達了這些問題。

第一章 杜撰琵琶特麗切

但丁·阿利格耶爾里 (Dante Alighieri)，一二六五年誕生於一個古老的佛羅倫斯家庭。大概一二八三年左右，他與吉瑪·杜拿地 (Gemma Donati) 成婚，她在他的著作裏從來未被提起，卻爲他生了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也都替他的偉大詩篇作過評註。關於他第一個三十年的生活，雖然沒有什麼確實的資料，他成長的環境則載籍甚明：但丁屬於有產的紳士公民階級，也就是獨立共和城邦的那批天生的領袖階級。傳說他年輕時參加過佛羅倫斯對抗鄰城阿里州 (Arezzo) 的征戰，他最初幾項可靠的生平事件則與他一二九五年進入活躍的政壇有關。佛羅倫斯不是重大的學術中心，卻是一個識字率很高的社會。但丁那個階級裏，某些人對文學與哲學具有玩票式的興趣，打從早年，但丁一定曾經被納入爲他們的成員之一。他極可能還上過近在波隆那 (Bologna) 的大學。不過，他的文化比較可能源出佛羅倫斯：引他接觸拉丁文學的當地修辭學教師，以及他學習哲學與神學的修道院學校。但丁永恒的生命故事由他一三〇二年的放逐而分爲兩半：放逐之後，到一三二一年去世，他是流浪漢。至一三〇二年爲止，他在很多方面大概都是一個典型的佛羅倫斯人。

但在其他方面，他已經非常不典型了。到一二九五年，

至少在塔斯干 (Tuscan) 各城市的藝術行家之間，他已是一位出名的詩人。他生命裏前三十年所作的詩，大約有七十首存世。這時期中，他寫成非比尋常的〔新生〕 (*La Vita Nuova*) 一書，此書即是從那些詩中取出三十一首，把它們鑲入一篇關於他與名叫琵雅特麗切的女子的關係的散文故事，而鑲入的手法使那些詩好像是由那篇愛情故事的各階段引發靈感的。〔新生〕以及那些詩是我們所有關於但丁在此期間生活與觀念的唯一記錄，也是本書本章的主題。從〔新生〕中的詩以及其他獨立留存下來的詩，我們可以看清楚，但丁是在固有的騎士戀愛傳統裏開始他的詩人生涯，這種詩寫的是一位無法到手的女子激起的難圓之愛所給人的折磨。取代此一階段的是一個新的題材：歌頌琵雅特麗切這位女子——她的美是聖善 (divine goodness) 的一種反映。愛她，是生命的提昇，而不是折磨。〔新生〕是一部原創力頗高的作品，其散文部分便是寫來表現這種對生命與詩的新態度。

琵雅特麗切是何許人？她出身波提納利 (Portinari) 家族，嫁入巴地 (Bardi) 家族（兩個家族都比但丁的家族更富裕、更顯赫），一二九〇年去世，時年二十四。除此之外，關於她，我們只知道但丁自己在〔新生〕裏告訴我們的事，而他所言可能大致皆出於想像。他以九歲的年紀初見她而愛上她，到十八歲，這份愛已經使他完全身不由己。她早逝以前，他經歷各種階段——為別的女人賦詩，藉此隱藏他的愛，在她所到之處忍受痛苦的折磨，轉而寫作關於純粹愛慕的詩。真實的琵雅特麗切乃是一位影子式的人物。〔新生〕裏呈現的琵雅特麗切是一位具有無比魅力與無比力量的人，她的人格體現了一種十分新穎的女性之善的觀念，一個新的形像，既不同於性愛詩的偶像，又有異於聖徒傳 (hagiography) 的聖人，卻從這兩者中汲取靈感。她是

但丁所創造出來的，但為原型式（archetypal）的創造，它訴諸最深刻的情感，不僅成為但丁本人宗教理想主義的焦點，而且——只是這方面比較不容易計算——永遠影響藝術、宗教、聖徒性質與女人氣質之間關係的觀念。她雖然是但丁在這麼早的時期創造出來的，卻可以說是他所創造的最具原創性、最深遠的人物。

繼琵琶特麗切之死與「新生」之作而起的是但丁寫作哲學詩的時期。然後，大概是哲學詩寫作期間的一二九五年，但丁開始他的政治生涯——本章也將在那時告一段落。佛羅倫斯的政治活動戲劇性地導致但丁一三〇二年的放逐；在放逐中，他沉浸於為他的詩寫作哲學上與文學上的評註，並且沉浸於政治學。「新生」以後的十年，琵琶特麗切退入背景，而在但丁以其餘年寫成的「神曲」中復出為中心人物。復出的她是天堂裏一個獲得救贖的靈魂，力量比她先前在塵世裏的現身更大。

「騎士戀愛」的哲學

但丁時代塔斯干一帶的老練世故詩作，是源自十二世紀法國南部的騎士戀愛詩，亦即遊唱詩人（troubadours）之詩。騎士戀愛詩本來是法國南部封建世界的產物，這種詩讚頌一位女子的美以及她未獲滿足的仰慕者所受的折磨。真愛的靈感來自美以及雅緻的禮節，而被它文學上的獻身者視為一種使人高貴的熱情，所欲的對象雖不可得，這熱情仍一直提昇並折磨這位仰慕者。

對於塔斯干一帶所發展的騎士戀愛傳統，但丁名之為 *Dolce Stil nuovo*（甜美的新風格）（「煉獄」，XXV 57）。這風格也為與但丁有交往的一派詩人所遵從。但丁之前，這

風格的兩位大家是奎尼哲利（Guido Guinizelli）與卡瓦康提（Guido Cavalcanti），二人出身波隆那與佛羅倫斯的顯赫家族，同但丁一樣是城市居民。但丁初登文壇的一二八〇年代，年長的卡瓦康提是詩壇祭酒，但丁有一陣子受他影響，稱他為「我最好的朋友」。由於和他的交往，使但丁屬意於詩，以之為表現哲學與宗教價值的媒介，因為奎尼哲利與卡瓦康提都是業餘哲學家。他們在詩裏強調的是無償的愛情所給人的沒有結果的折磨，而不是這種愛情給人的高貴提昇，而且，他們使用當代自然科學的術語。結果，他們作出一種在某些方面具有科學式悲觀的愛情詩；一位二十世紀詩人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學來解析他的愛情，或許差可比擬。

要了解這種詩，必須記住從古希臘遺傳下來、並且十三世紀知識階層當作科學常識的一些生理原則。人類的靈魂被分為三部分：植物部分、感性部分以及理性部分，它們在身體裏的運作是透過三種機能——即肝臟裏的自然之氣、心臟裏的生命之氣、大腦裏的動物之氣。動物之氣作用於大腦中，是為想像、推理與記憶；身體是由運動於動脈與神經中的「氣」（spirits）而保持活動。愛情的心理過程是：一位美麗的女子印在眼睛上的印象使「氣」貫入心臟——情感的中心，其他的氣則由心臟出發去通知大腦裏的推理與記憶官能。

因此，卡瓦康提有許多詩都談到愛情由眼睛進來，襲擊心臟，驅開它的氣，摧毀它的力量，因而使人痛苦不堪——看看它發出來的嘆息就知道。這些習套的表現有部分是導源於早先的騎士戀愛詩，其形成的情詩潮流一直流傳到十二世紀，因此，在現代讀者看來，成了最陳腐的比喻與擬人手法（personification）。在十三世紀，就像二十世紀的「壓抑」

(repression) 或「精神官能症」(neurosis) 觀念，它們表達了仍然生動的人性看法：由「甜美新風格」的詩人寫來——包括但丁——更是如此，因為他們對愛情採取的是自覺的智識處理手法。這種智識化在一首名叫「一位女郎請求我」(Donna mi prega) 的著名詩作中達於高峯，在此詩中，奎多·卡瓦康提提出他關於愛情性質的理論。卡瓦康提說，愛情在哲學意義上來說是「意外事件」，是一種可分離的性質（如一張白紙的白色）而非一種可分離的實質（如那張紙本身）。它是一種蒙昧，一種加在敏感的靈魂上的瑕疵，由眼睛收受的一個影像所引起，並且得力於這位愛人出生時的星宿會合。他特別用心強調那是一股非理性的力量，對於靈魂的理性部分，它並無效果。「可能的智性」(possible intellect)——亦即理解力——只是把它當作抽象的形式來接受。它對美德有毀滅作用，因為，美德需要平衡的狀態，而愛情是一股過度的力量。

卡瓦康提以高姿態下筆，是一位知識分子對無知的人講話，說的是：「愛情只是一股強力的情感，對它，可以做一種肉體上的解釋，但它並不會使你觸及真理或善，事實上正好相反。」我們必須把卡瓦康提的詩想成具有某種程度的文明幽默，而不要把它看成全然嚴肅的東西。不過，這首詩探觸到十三世紀末士林哲學(Scholasticism，譯按：或稱經院哲學)一個中心的哲學問題，這問題也出現在但丁後期的作品裏。「可能的智性」此一觀念導源於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論心靈或靈魂〕(*De Anima*)——十三世紀哲學家的心理學理論得力於此不少。亞里斯多德這位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哲學家在十三世紀被西歐重新發現，其作品也廣被採用為教科書。在這本書裏，亞里斯多德強調理性了解的智性力量是與情感的力量各自分開的。十三世紀採用亞里斯多德學說的

人對分開的程度各持異見；基督教教義當然要說人類的靈魂是單一不滅的個體，涵括了情感與理性的機能；絕大多數正統哲學家採取的就是這一詮釋。不過，有一羣傑出的亞氏學說詮釋者卻採取阿拉伯評註家亞沃羅（Averroes）的觀念，他們辯說，無論基督教教義怎麼說，亞里斯多德相信的都是一種真實的分離：情感官能會與肉體俱亡，而智性則與之分離而不滅。亞沃羅相信「可能的智性」——亦即個人的悟解力——並不是他獨特靈魂裏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是普通智性的一部分，這部分並不隨個人身體之消滅而滅亡。因此，「亞沃羅主義者」對情感傾向於一種唯物論的詮釋，情感與各別的普遍理解力配在一起，暫時注入個人之中。沒有人說這詮釋是基督教本色，但很多人聲稱這是亞里斯多德主義的本色，而，因為亞里斯多德在一切哲學與科學之事上都被當作權威，這詮釋也就廣傳於大學之中，包括波隆那與帕度亞（Padua）一帶的大學——佛羅倫斯某個外行人很可能從這些大學裏掇拾到這種觀念。「可能的智性」的問題困擾但丁，〔神曲〕裏就明白處理此一問題。「一位女郎請求我」很戲劇性地顯示了詩與但丁所繼承的哲學問題的關連。我們必須假定：在卡瓦康提這麼一位教師的影響之下，詩與哲學思考在但丁心中很早就相連起來了。

從寫出最初詩作的一二八三年到他在政壇初次公開露面的一二九五年這一時期，但丁的著作似乎經過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受「甜美新風格」影響的習作時期（影響力最大的是卡瓦康提），此階段一直延至一二九〇年代初期。第二階段是寫詩讚美琵琶特麗切的時期，此一時期到她一二九三年去世與〔新生〕寫成而達於高潮，第三是哲學詩時期。

但丁早期的詩是傳統的情詩，其中關懷的大致都是無償